



## 陳步墀《繡詩樓詩》研究

黃坤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 前言

香港自開埠以來，得風氣之先，中西匯聚，思想自由，交通方便，商業繁榮。中國人南來北往，蕃息其間，在殖民地的特殊環境下，往往更成為不同政見者的表演場所，可以容納多元互動的政治理念。例如王韜(1828-1897)因被清廷通緝而來港避難；孫文(1866-1925)入讀香港西醫學堂進而醞釀反清革命；此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還有各色的人物和主張，例如買辦、遺老、左派、右派等，有些保守，有些激進，有些中立，有些模糊，各行其是，各為其主。在文學方面，其實也是多姿多采的，無論傳統詩文、白話文學，以至方言書寫，一般都可以自由出版，暢所欲言，甚至在報刊上分佔版面，各領風騷。因此，傳統詩文一直都是香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長久不衰。尤其是清末民初時期，古、近各體詩歌的發展還是遠比白話詩、自由詩蓬勃的，這是很多傳統文人抒情寫意的最佳載體。當時香港的詩社雅集亦多，例如1916年陳伯陶(1855-1930)的宋臺秋唱、1924年莫漢的北山堂雅集，分別會聚一大批的騷人墨客，方便大家交流創作，寫出自己的想法，都是島上的盛事。其中繡詩樓主人陳步墀(1870-1934)更帶出一種獨有的文化場景，他是清末失意科場的舉子，繼承父兄的產業營商致富，資助宣統皇帝以至太史遺老的活動經費，推動香港的慈善事業；同時又雅好詩文，長袖善舞，急人之難，交納四方賢豪長者。著述甚多，造詣亦高，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初期香港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詩人。陳步墀甚至建構早期香港文壇龐大的交遊網絡，詩札往還，保存很多名家的作品，也是本港豐富的文化遺產。他利用個人的財力，刊行《繡詩樓叢書》三十六種，保留大量清末民初罕見的文獻，弘揚國粹，勸忠教孝，挽救沈淪的世風，具有嚴肅的道德意義，不同流俗。在那個戰雲密布、風雷激蕩的火紅年代裏，大家高唱革命。陳步墀以悲憫為懷，深具儒佛心腸，認同傳統的價值，帶有濃厚的封建思想。他可能是一個落伍者，甚至是文化上的「逆流」，當然無法得

到大家的認同了。戰後《繡詩樓叢書》散佚殆盡，香港、廣州各大學以至公私藏書都不齊備。我透過不同的渠道，目前也只能搜得三十三種，尚缺三種(參附錄一)。如果屏除了政治上成王敗寇的概念，甚至文學上新舊的嚴重對立，陳步墀在香港文化上的建設其實恰好代表了少數人的聲音，在過去不大協調的社會裏，擇善固執，負隅頑抗。在我們今日重視多元、尊重傳統、聆聽異見、講求協調的氣氛下，更是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甚至表現嚴肅的道德意義和人倫思想。

### 陳步墀傳略

陳步墀，字子丹，一字幼儕；又名慈雲，號雲僧。廣東饒平(今澄海市隆都鎮前溪村)人。同治九年庚午(1870)八月初七日生。父煥榮(1815-1909?)，字宣衣，號鳳儕，1851年在上環文咸西街二十七號鋪開設乾泰隆號，經營南北行出入口米業生意，自購船隻，兼營航運。樂善好施，捐款興學。妻妾三人，曰吳氏(1816-?)、劉氏(1853-1922)、沈氏(1853-1929)。陳步墀乃劉氏所生，行三，有二兄。長兄步鑾(1843-1921)，字子周，又名慈鬢，1871年在泰國曼谷創立陳鬢利號，經營出口米業，1885年在新加坡開設陳生利行。晚年在家鄉創辦成德學校，並在汕頭購地建屋，推進市政建設。<sup>1</sup>目前陳慈鬢故居佔地二萬五千多平方米，仍是中西合璧的豪華府第，保存完好，部分地方開放為旅遊區。仲兄步青，早卒。

陳步墀妻妾子孫亦多。據1909年《廣東恩貢卷：宣統己酉科》自述家人資料，<sup>2</sup>妻李氏(1869-1895)，生興邦、孝邦、澤邦。繼室亦李氏(1877-1931)，乃原配四妹。妾吳湘蘭(素心)，刺繡高等學堂畢業生，南洋勸業會得最優獎牌。女一，香港庇理羅士女塾學生。孫寵俞(1892-?)，字庸齋，香港皇仁大書院畢業生；<sup>3</sup>廣

<sup>1</sup>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珠海市政協(主編)：《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年)，「陳慈鬢」條，頁307。

<sup>2</sup> 陳步墀：《廣東恩貢卷：宣統己酉科》(1909年)。

<sup>3</sup> 賴連三稱1931年時陳子丹六十三歲，陳庸齋四十一歲，祖孫兩代相距二十二歲，反映潮人早婚的風氣。賴連三〈陳庸齋君〉云：「君饒平隆都人，現年四十一歲。弱冠畢業香港皇仁書院。返里為饒平某縣長所器重，邀君助其行政事宜。然君顧全桑梓治安，乃就隆都上堡民團局正局董之職，頗為地方有所貢獻，人士稱之。嗣有志振興教育，任該處成德學校校長二年。返港後從事商業，辦理船務，被舉為旅港潮州八邑商會會董，而潮州同鄉會正式成立，君充監察委員會主席焉。」(載《香港紀略》[香港：萬有書局，1931年]，頁174)又《居少楠先生遺稿》潘飛聲序，末稱「饒平陳寵俞庸齋書于半讀堂」(《繡詩樓叢書》第十五種，香港，1914年)；《卅家尺素》題詞(《繡詩樓叢書》第十六種，香港，1914年)，都保留了陳庸齋的墨寶。

年(1906-?)。<sup>4</sup>女孫一。又據1935年賴際熙(1865-1937)〈誥授光祿大夫子丹陳公行狀〉云：「子五：曰興邦、曰孝邦、曰澤邦，皆原配李夫人生。孝邦先公卒。曰定邦，側室楊氏生。曰選邦，側室盧氏生。孫四：由齡、庸齋、由勤〔慶年?〕、由笙。曾孫四：孚中、用中、時中、振中。女二：長適王，次適許〔許振〕。」<sup>5</sup>又據1933年12月29日所立遺囑，陳步墀將遺產分為五份，「與我的兒子陳立言〔興邦〕和陳立元〔定邦〕、孫兒陳慶喜〔庸齋〕和陳慶樵〔由笙?〕及妾侍盧蕙蘭」。<sup>6</sup>又巫采蘭者，工詩，著《素絢集》，<sup>7</sup>可能也是他晚年的側室。<sup>8</sup>

陳步墀幼攻舉業，入讀饒平縣學，從梁松筠、王景仁等遊。先後參加己丑(1889)、癸巳(1893)、乙未(1895)、丁酉(1897)、戊戌(1898)各年科試，以文章自負，屢獲佳績。其後負笈遊遠方，執業於陳伯陶、許之珽門下，可惜科場失意，終以未中鄉試為憾。<sup>9</sup>而清廷旋亦廢科舉，乃棄學從商，來港協助父兄打理生意。宣統元年(1909)，皇帝登極，頒布恩詔，特許恩貢府、州、縣學增選優廩生，以納貲得「己酉恩貢生頭品頂戴花翎候選道」，<sup>10</sup>雖屬虛銜點綴，惟亦足以為門戶增輝。陳步墀一生忠於清室，以孤臣孽子自居，始終不渝。此外沈迷八股時文，甚至以詩文經課督導子孫女婿，<sup>11</sup>以半商半讀為樂，表現出極端的保守思想。這可能

<sup>4</sup> 陳步墀〈展亡室遺像感賦〉云：「老夫自顧空長策，稚子相看又誕兒。」(載《繡詩樓詩》〔歲在己酉鑄於羊城，1909年〕，卷一)此詩約撰於1906年，詩中稚子當指澤邦，則孫兒為慶年。

<sup>5</sup> 賴際熙：《荔垞文存》(原刊1974年；編入香港：學海書樓叢書第一種，2000年)，頁144-45。

<sup>6</sup> 參蔡志祥：〈從遺囑看近代潮汕家庭企業的發展：以香港乾泰隆——曼谷豐利陳氏家族為例〉，載《香港研究資料選刊》(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三聯書店，1998年)，頁75。資料來源：香港史檔案處(HKRS No.144,D.&S.No.4/4070)(英文)。

<sup>7</sup> 巫采蘭：《素絢集》(《繡詩樓叢書》第三十四種，香港，1933年)。

<sup>8</sup> 參余祖明(1903-1990)：《廣東歷代詩鈔》(香港：能仁書院，1980年)，卷八，頁785。

<sup>9</sup> 陳步墀《半讀堂文存》卷上專錄少作時文帖括，其中〈我未見力不足者〉注稱「徐花農〔徐琪，1849-1918〕宗師科試取進饒平縣學第一名」、〈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稱「惲次遠〔惲彥彬〕宗師考取全省優生第十名」、〈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稱「惲次遠宗師取錄饒平優行第二名」、〈年已七十矣〉注稱「張文達〔張百熙，1847-1909〕公戊戌歲考取錄饒平一等二名」、〈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稱「張文達公戊戌歲考覆試饒平一等二名」、〈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注稱「張文達公取錄饒平優行一名」(《繡詩樓叢書》第二十二種，香港，1919年，)卷上，頁1，4，5，7，9，12)。

<sup>10</sup> 參《廣東恩貢卷：宣統己酉科》；又溫肅(1878-1939)(撰)、賴際熙(書)：《週伍西阡記》(《繡詩樓叢書》第三十二種，香港，1932年)。

<sup>11</sup> 參許振：《淵源集》(《繡詩樓叢書》第二十六種，香港，1920年)；又陳用中、陳由勤：《課孫草》(《繡詩樓叢書》第三十三種，香港，1933年)。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黃坤堯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與他成長期的教育背景有關，然而亦足以反映一般儒商的心態：樂於因循，害怕改變，希望維持現狀，而不願意社會制度有太大的改革。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五月廿三日，廣東大雨，三江暴漲，清遠水災，其後沖決大圍，蔓延及於南海、花山、三水、高要、鶴山、四會及南中順等地，崩塌一百卅圍，危城搖撼，災民遍野。陳步墀成〈救命詞〉三十首，刊於《實報》，呼籲全港同胞籌款賑濟。當時上至官紳名流，例如盧港帥(盧押〔Frederick Lugard〕，1858-1945)、陳廣守、張安帥(張人駿，1846-1927)、蘇星衢、潘佩如、羅寶臣、東華醫院、先施公司、實報館、胡少遠、傅壽宜、蔡心農、吳文軒等；下至商販市民，例如歌者初一福，以至「花叢俠氣」的塘西妓女等，皆出錢出力，協助救災。<sup>12</sup>至於香港婦女界亦舉行賑災賣物籌款，閩秀李玉芝、葉賢貞(父葉蘭泉為香港廠商會創辦人)、馬慧君、鍾禹庭、彭雪松等則在會場中繡詩義賣，由名人題詩，善長競出高價，表現出最具有風雅特色的賑災活動。其後更繡詩送往廣州、澳門、汕頭等地，賣物助賑。關於賑災情況，陳步墀《繡詩樓詩》卷二、三皆有詳盡的紀錄，以詩存史。這不但使他在香港商界嶄露頭角，同時詩名大振，馳譽省港。他甚至更將原來的齋名「十萬金鈴館」易為「繡詩樓」了。馬駿聲(1888-1950)《知神隨筆》云：「香山陳公賡虞，子丹之摯友而南國之富人也，揮金五百，購贈子丹。子丹感其高誼，遂以繡詩名樓。」<sup>13</sup>楊守敬(1839-1915)則為繡詩樓題額，又為詩集題簽。同年任香港華人慈善團體保良局總理，時主席為曾朝樞。<sup>14</sup>

宣統三年辛亥(1911)八月，陳步墀率領香港實業團赴日本考察商務兼報聘，從香港出發，經上海赴日本，回程再遊北京、天津。可惜碰上武昌起義，時局劇變，金融市場瀰漫著一片緊張的氣氛，到上海後取消行程，中間因誤船去了一回蘇州，然後就從上海返港了。《繡詩樓二集》卷三〈游吳紀程〉講述全程經過，由10月7日決定動身開始，30日返抵香港，連同籌備工作，前後共記二十四天，而這些日子剛好就是辛亥革命改朝換代的關鍵時刻。潘飛聲(1858-1934)〈送陳子丹先生歸粵〉兩首，有「長江滂漾龍蛇影，吸取波光入酒杯」及「鑼鼓聲中得句遲，烽煙遍地欲何之」等句，籠罩著濃厚的感舊傷離的氣氛，寫出對國事前途的憂慮，同時也有大亂將臨的寫實感覺。回程在船上與周壽臣(1861-1959)、陳澤覃、徐燮臣、陳少白(1869-1934)等暢談。陳少白自武昌學堂逃歸，述變事尤切。

<sup>12</sup> 參《繡詩樓詩》，卷二。

<sup>13</sup> 載《華字日報》，1935年2月28日及3月1日，署名馬小進。又陳步墀〈賡虞君還余《救命詞》，賦此以酬，並柬潘治龔記者〉詩云：「從今十萬金鈴館，改作高樓號繡詩。」(載《繡詩樓詩》，卷三)

<sup>14</sup> 保良局創立於光緒六年(1880)。參關志昌：〈陳步墀〉，《傳記文學》(臺北)第七十一卷第四期(1997年)，頁132。

清室覆亡以後，陳步墀眷懷故國，仍然一心忠於清室，對溥儀(1906–1967)捐獻尤多。賴際熙〈誥授光祿大夫子丹陳公行狀〉云：「遭國變後，窺身孤島，足跡不履都會，居恒鬱鬱，若有重憂者。每年萬壽節，<sup>15</sup>必衣冠望闕叩祝。復集合多人，虔備方物，遠致貢獻。值實錄館東陵捐修，則貢獻尤鉅。屢承傳旨嘉獎，賞頭品頂戴。賜御書『寒木春華』扁額，御書『福』方、『壽』方，寵賚特厚。」<sup>16</sup>1919年己未八月初七日陳步墀五十歲生日，溥儀御賜扁額「抱淑守真」、「寒木春華」及御書「福」、「壽」二帖，以為賀禮。<sup>17</sup>陳步墀乃將所住香港大道西乾亨台的「繡詩樓」易名為「歲寒堂」，新輯《寒木春華齋詩》一冊，以表丹心。<sup>18</sup>1923年，溫肅上京，召為南書房行走，〈槩庵年譜〉云：「五月啟程赴京，攜麥氏妾、兒必復(溫中行，1918–1985)、女如昭(1909–1928)隨行。過香港，諸朋好有饋贖者，約二千金，一一酬以書畫。陳子丹意獨厚，另酬之。」1930年，溫肅〈陳子丹夫婦六十晉一壽序〉云：「君前朝恩貢耳，官固不高。計年來報效實錄館、宗人府兩處經費，動輒盈千；而貢方物，助陵工，暨萬壽節進奉，歲一行之，未嘗後人。其忠於上也如是。」1935年，〈陳子丹墓誌銘〉復云：「余曩以從亡在外，資用常不給，公時濟其困，初第感其用情之厚，及觀其他事，凡關於倫紀風誼、拯災振乏之事，知無不為，其輕重多寡，一準以義，義所當為，雖傾囊不吝。嘗報效實錄館、宗人府及修陵諸費頗鉅。」<sup>19</sup>尊君助人，皆為實錄，由此亦可見生意人厚道保守的性格。<sup>20</sup>

1934年9月5日(農曆七月二十七日)，陳步墀病逝，年六十五歲。溫肅撰輓聯云：「小別經年，何期病已彌留，後至幸逢方伯面；論文廿載，要說貧能知我，並時孰似叔牙賢。」<sup>21</sup>岑光樾撰輓聯云：「文采風流，自賞孤芳終市隱；顯榮褒大，永懷寒木憶宸章。」<sup>22</sup>1935年，歸葬增城周伍西阡，賴際熙撰〈誥授光祿大夫子丹陳公

<sup>15</sup> 溥儀生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清史稿·宣統皇帝本紀》云：「〔十一月〕戊子，皇太后懿旨，皇帝萬壽節，俟釋服後，改於每年正月十三日舉行慶賀禮。」(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968。

<sup>16</sup> 《荔垞文存》，頁143。

<sup>17</sup> 宣統墨蹟載陳步墀(編)：《歲寒堂壽言》(《繡詩樓叢書》第二十四種，香港，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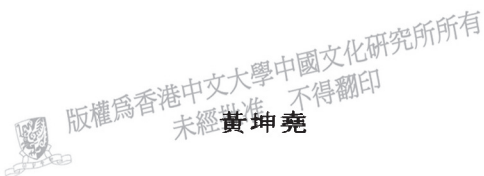
<sup>18</sup> 陳步墀：《寒木春華齋詩》(《繡詩樓叢書》第三十種，香港，1932年)。

<sup>19</sup> 溫肅：《溫文節公集》(原刊1947年；編入香港：學海書樓叢書第二種，2001年)，頁14，161，164。

<sup>20</sup> 陳步墀的詳細事蹟可參黃坤堯：〈陳步墀《繡詩樓叢書》與晚清文學在香港的延續和發展〉，載《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1999年)，頁515–41。

<sup>21</sup> 溫中行(輯)：《先公聯語錄存》(丁巳夏日，1977年)，稿本。

<sup>22</sup> 岑光樾(1876–1960)：《鶴禪集》(香港，1984年)，頁115。



行狀)、溫肅撰〈陳子丹墓誌銘〉。馬駿聲《知神隨筆》載〈繡詩樓〉一文，則以絕句十首哭之。<sup>23</sup>

陳步墀的乾泰隆號，原是陳氏家族經營跨國生意的母公司，業務遍及東南亞一帶，當年規模甚大。1900年，陳立梅(步鑾子，1880-1930)執掌曼谷饗利行的生意，兼營航運及金融。<sup>24</sup>1905年，乾泰隆行址文咸西街27號舖在香港政府登記，最早的物業持有人是陳子因(陳宗元)，1917年所立的遺囑指定由陳立梅承辦。其後在乾泰隆的十一股中，陳步墀佔二股。1933年8月19日因經濟危機重組股權，由十一股改為十六股，陳步墀佔一股。但他仍然控制公司，重要的商業文件大部分都由他簽署。五十年代以後，陳庸齋任乾泰隆船務部經理，僅佔約百分之四的股分。1975年，乾泰隆註冊為有限公司，陳步墀的子孫再沒有乾泰隆股分，大部分的股權都轉移到陳立梅的子孫手上。<sup>25</sup>

### 《繡詩樓詩》與時代畫卷

陳步墀營商之餘，寫作甚勤，對詩的興趣尤為濃厚，至老不衰。陳步墀編成詩集六種，其中《繡詩樓詩》285首(1909年)、《繡詩樓詩二集》130首(1912年)、《茅茨集》58首(1915年)、《宋臺集》62首(1918年)、《寒木春華齋詩》50首(1932年)、《有光集》31首(1934年)，得詩共616首。為行文方便，本文總名之曰《繡詩樓詩》。此外尚有詞集兩種，《雙溪詞》72闕(1909年)、《十萬金鈴館詞》38闕(1914年)，共得110闕。關於陳步墀的詩集，由於迭經戰亂，散佚殆甚；加以文風交替，趨新厭舊；復以商業社會以現實利害為紐帶，舊朝的文士零落已盡，新朝又迭經世變，子孫復不知愛重，所以知者不多。其實《繡詩樓詩》與嶺南詩風一脈相承，雄奇雅健，宣揚忠義之氣，溫柔敦厚，肯定詩教的價值。此外《繡詩樓詩》摹寫時事，反映早期香港社會的特有面貌，富有時代特色，與香港的關係尤為密切。在清末民初大批的寓港詩人之中，深於詩學者固大有人在；但論作品之富，固執善道，表現出頑強的鬥志，不同流俗，陳步墀詩自有其個人風格。陳步墀崛起於二十世紀初期的香港詩壇，可以自成一家，自今視昔，當然更應作適當的評價和定位了。

<sup>23</sup> 參《荔垞文存》，頁140-45；《溫文節公集》，頁164；又《香港華字日報》，1935年2月28日至3月1日。

<sup>24</sup> 陳立梅，字惠芳，號鶴珊。1912年在泰國、香港、汕頭設饗利棧匯總莊，後又創辦中暹輪船公司，參與籌組泰國中華總商會並出任會長。參《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頁275。

<sup>25</sup> 參蔡志祥：〈從遺囑看近代潮汕家庭企業的發展〉，頁70-79。

陳步墀早年(1893-1898)專注舉業，擅寫八股文，間有詩作，均屬科試應制之什。《半讀堂文存》卷上錄存作品五首，例如〈賦得輝光遍草木〉得輝字五言六韻、〈賦得飛蚊敏捷如花鷹〉得鷹字五言八韻、〈賦得瓶分陶菊夜聯詩〉得詩字五言六韻、〈賦得滿懷忠孝有天知〉得知字五言八韻、〈賦得聖壽宜過一萬春〉得春字五言八韻。<sup>26</sup>由詩題可見，諸作宣揚忠孝、歌頌君主，完全是直線的思維方式，不容異議；主考官要求文筆洗煉，結構平正，起承轉合，自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和腔調。這類作品著重表現寫作的基本功，不見得是真實的抒情言志之作。

陳步墀寫詩約始於三十七歲，起步稍晚，由來港營商至逝世前為止，即1906至1934年，詩齡長達三十年之久，大抵皆屬有為之作，有感而發。陳步墀詩反映社會現實，自有寄意，寫出了思想變化的軌跡，其實也是詩人心路歷程最真實的呈現。陳步墀詩古、近各體皆備，顯得比較全面。這些作品分隸六集，大約分為三期，早期《繡詩樓詩》、《繡詩樓詩二集》寫成於壯歲光、宣之際，陳步墀在商場大展拳腳，甚至擬向日本取經，發展乾泰隆的家族生意，長袖善舞，意氣飛揚，救急扶危，寫出懷抱。中期《茅茨集》、《宋臺集》成稿於中年國變之後，中原無主，國家陷入軍閥混戰的亂局之中，憂患交侵，作者頗有避世之意，意欲遠離是非，懷古傷今，感慨蒼涼。晚年《寒木春華齋詩》、《有光集》老成凋謝，酬酢漸疏，洗脫紛華，尤多讀書懷古之什，鵲泣蛩啼，哀音似訴。至於詞集《雙溪詞》、《十萬金鈴館詞》兩種均成於壯歲，傷春悲秋，紅巾翠袖，尤多豔情及悼亡之作，才思敏捷，詞風綺麗。

早期陳步墀詩多寫二十世紀初期的新景象、新事物，擅用七古長歌，振起不凡。例如〈放腳歌為李班君女士昭作〉云：

迷離撲朔走雙兔。支那千載開雲霧。大發慈悲踏地來，觀音身是菩提樹。  
菩提樹，在西方。自西徂東為誰忙。謁來二百兆女苦。觀音為灑楊枝雨。  
爾手雖全爾足傷，挺刃殺人猛如虎。潯然一念起婆心。言教何如身教深。  
刃耶挺耶許我說，願捨骨肉毋相侵。巍峨獨立高千尺。點頭聽法皆頑石。  
鼓蕩文明震一時，誰謂平權無善策。我聞如是覺如來。入林把臂心顏開。  
安得菩提千萬樹，種遍二十世紀之舞臺。

此詩寫於1906年，陳步墀反對纏足陋習，這已是當時社會的共識，不一定是革命家的豪情壯語。全詩多用佛家語，不僅流露菩薩心腸，主要還是體現男女平權的思想，開拓民智。末句揭開二十世紀新時代的序幕，尤為雄放。照相是二十世紀的新興事物，陳步墀喜歡拍照，尤多與朋友合照，隨後題詩其上，表現興奮。〈題照〉云：

<sup>26</sup> 陳步墀：《半讀堂文存》，卷上，頁3，7，9，11，14。

學書不成去學劍。一人之敵不足豔。此君書劍學不成。辜負五采章身榮。  
光學主人為擴照，美如冠玉嗤陳平。昂然九尺食粟耳，一池吹縹何干卿。  
卿是前生明月身。偶因被謫落紅塵。紅塵撲面三斗俗，白髮驚心兩鬢銀。  
詩卷無多血嘔盡，杖錢有百醉眠春。素蠻笑我樂天子，多愁多病無其比。  
萬間廣廈萬丈裘，情深誰不及潭水。憶昔曾游夫子牆。身體髮膚無毀傷。  
歸來大暢天足旨，生憎此老殊倔強。賜也年來不受命，亦能補短而截長。  
非有鴻圖震寰宇，但知鶴守凌風霜。如斯碌碌老年華。恍然一夢如飛花。  
對影自憐空色相，安得遺蛻還仙家。

此詩亦寫於1906年，主要是刻劃自我。前半首的詩人五采章身，誤落紅塵，幸而家境富裕，相當自負。後半首暢述個人的懷抱，大庇寒士，大暢天足，尊師重道，表現「倔強」。詩中提到的素蠻即鄧楚蘭，精於刺繡，集中詩詞屢見，佳人解語，看來還是相互欣賞了。〈胡子春都轉、沈鳳樓、溫佐才、廖子珊三觀察、鄺星池太守、張小屏大令同舟蒞潮汕鐵路開車禮有作〉云：

海水迢迢綠靡涯。打船時作浪花排。程途直欲窮千里，歡笑真堪擬六街。  
不覺客愁新與舊，若添琶語妙還佳。如斯行役無多會，拭拂車塵上錦鞋。

這是一首七律，寫於1906年。潮汕鐵路由華僑張煜南等集資興建，1904年9月動工，1916年10月建成通車。陳步墀回鄉觀禮，六街繁華，人山人海，這是當年難得一見的盛會，所以顯得特別興奮。〈振刷精神歌〉云：

懸如衡平臥如尺。以手撥之聲格格。謬巧無他鐵一條，專利美歐皆註冊。  
山甸吾友琢如君。亦有精神振刷人。惠然贈我一小試，頓知有腳來陽春。  
竭來我國病夫多。奈有形式無真何。奄奄不絕息如縷，得斯勿藥如嘉禾。  
靴橋力是之電帶，我已贊頌先吟哦。此物無電如有電，靈通骨節降愁魔。  
最宜黑籍老猿蹲。跳出沈迷無法門。放下屠刀施振刷，精神奕奕逢羲軒。  
我作短歌紀斯器，勿笑狂生好鼓吹。君不見寰球醫士七十人，齊聲獎譽題名字。

此詩約寫於1907年，振刷意即振作或整肅，寫的可能是一種腳部按摩器，美歐皆已註冊專利。此器能令人精神振奮，可作醫療用途，解救中國眾多的病夫，表出弘願。以上四詩見於《繡詩樓詩》卷一，題材廣泛，視角新穎，富於生活氣息，更有深刻的表現力，令人大開眼界。這些作品明顯是受了黃遵憲(1848-1905)的影響，寫出了新思維、新風格，表現嶺南詩人特有的開放精神。對於現實環境，商人的觸覺一般都很敏銳，深悟消長變化之道。作出明智的抉擇。陳步墀的政治立場雖然保守，但在詩中則通達明理，思考清晰，具有商人一貫靈活的表現手法。

1908年的夏天，三江暴漲，哀鴻遍野，陳步墀寫下〈救命詞〉七絕三十首，刊於



《實報》，呼籲賑災。前十首一詩一場景，專寫災民的流離慘狀；後二十首則點名讚揚社會各界的賑災義舉。諸詩編入《繡詩樓詩》卷二，今選六首。

三千兩撥捐廉款，一萬猶提善後儲。正是廣仁同自治，歡傳節帥卹災書。  
(謂張安帥)

聚財不易散財艱。八萬捐金豈等閒。我為窮民買絲去，家家繡出好眉山。  
(謂蘇星衢)

東華合賑力肩任。一閱星期七萬金。誰諒炎天沿路勸，口焦足苦幾紳衿。  
(謂東華醫院)

所求朋友在先施。急難如君勇且奇。獨自乘輪向三峽，五千濟眾莫淹遲。  
(謂先施公司)

種福堪稱初一名。捐金五十濟群生。不圖拯救同胞說，出自歌喉老大情。  
(謂歌者初一福)

小娥來好肖英倫。猶有陳泉與玉珍。勿謂花叢無俠氣，好籌主義待斯人。  
(皆以纏頭助賑)

〈救命詞〉是陳步墀初登詩壇的代表作，救急扶危，振筆直書，純是寫實的筆法，語言淺白，與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主張若合符節，膾炙人口，深獲好評。吳道鎔(1853-1936)《繡詩樓詩二集序》云：「其於詩，好之篤而出之誠摯悱惻也；誠不得已於情而有詩者也。」指出陳步墀詩由真性情流出，成就特大。〈救命詞〉三十首中提到很多老牌的公司和社會上各色人物，第五首寫歌者初一福，捐金而不欲人知；第六首則寫塘西妓女，首二句共列出五個女子的名字，應該都是當年的名妓罷。此外，在同時所作的〈菩薩蠻·八妹校書纏頭助賑，填此美之〉亦特寫八妹以賣笑錢恤災的俠義場面，詞云：

洪流漂出河邊骨。俠風吹上瑤臺月。妾姓是垂楊。白花儂住鄉。徐娘稱妹八。獨有鬚眉戛。惆悵一蟾圓。恤災賣笑錢。<sup>27</sup>

《繡詩樓詩》卷三專寫繡詩諸女士，具名者有名媛李玉芝、葉賢貞、馬慧君、鍾禹庭、彭雪松、何秀翹等，帶出省港名流題詩寫字爭出鉅價買繡的熱鬧場面，有陳廣虞、潘治龔、邱逢甲(1864-1912)、黎國廉(1874-1950)等。卷四是1909春初回鄉度歲的作品，摹寫潮汕的歷史山川和人物交往；此外亦多酬唱之作，有韓希琦、楊其光(1862-1925)、蔡有守(1879-1941)、黃節(1873-1935)、梁清(1861-1918)、馮駿聲、陳啟輝、謝英伯(1882-1939)等。卷五亦多與友人唱酬之什，有蕭頌常(1836-1915)、邱逢甲、龍朝翊(1871-?)、宋彥成、蕭漢傑(1835-1915)等。

<sup>27</sup> 陳步墀：《雙溪詞》(《繡詩樓叢書》第四種，宣統元年〔190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黃坤堯

《繡詩樓詩二集》三卷，全屬宣統年間的作品。<sup>28</sup>卷一多屬唱和之作，人物交往頻繁。其中七古〈道中古樹廣蔭逾畝，行人便之，忽為強者伐去，詩以誌惜〉一詩寫出保護環境的思想，這是詩人的超前意識，當時教育尚未普及，不是人人能說的。「強者」與古樹對立，古樹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強弱懸殊，深具反諷意味。

鄉間樹木如樹人。木可成陰遮人身。愚者愛私不愛樹。旦旦伐之根盡去。  
古樹長生不知歲。相傳已在高曾世。幾度栽培雨露霑，百般保護藩籬閉。  
滿株青翠自年年。受盡風雷亦未顛。大器晚成因得地，良材經折更參天。  
果然枝幹縱橫處。蔭遍通衢葉無數。綠意齊誇兩腋涼，紅輪弗覺當頭曙。  
六月炎炎如火時。行人止此喜揚眉。便比甘棠思召伯，且防斲木來工師。  
何來煮鶴焚琴輩。械撲同傷靡遺類。要他濯濯似牛山，不惜丁丁割人愛。  
伐木原來自築居。樓臺平地起觀魚。朝惱啼鶯驚好夢，暮藉呼盧挾彼姝。  
龍鍾父老莫敢言。四顧無人淚暗吞。桑梓久亡恭敬禮，粉榆安有大公論。  
可憐小樹保難存。枉說扶持障一村。請君試看行人苦，烈日當途尚叫冤。

這首詩說理明白，易於理解。頗有杜甫(712-770)〈古柏行〉的韻味，而取材則別出新意。特別是「桑梓久亡恭敬禮，粉榆安有大公論」兩句，借題發揮，深嗟人性淪亡。

陳步墀與日本駐港領事船津辰一郎交情尤篤。1910年〈船津領事席中并手三郎素行與馬小進痛飲，夜闌聯句，秉燭送歸，因呈小進〉云：

亂撥蛩聲下薜蘿。誰將蓮炬送東坡。憑高自覺青天近，對影其如白髮何。今夕有詩傳海外，三更無月悶人多。華年事業君堪羨，一卷名山鐵硯磨。(小進亦寓山中)

又〈船津領事導遊清風樓，觀日妓小奴歌舞感賦〉云：

春在瑤臺月在欄。輕風吹上紫駟鞍。別為雲想非非遠，正是花時淺淺寒。小住直當千日醉，論交難得兩心歡。劇憐曠代唐歌舞，偏與詩人客裏看。

由這兩首七律，可見陳步墀詩已經相當成熟，鍛煉精湛，情韻綿長。潘飛聲論云：「子丹詩長篇見其雄健，近體則又以情韻勝矣。」<sup>29</sup>《繡詩樓詩二集》卷二、卷三均寫1911年10月訪日海程，因辛亥革命事起而滯留上海，未能成行。卷二全屬詩作，卷三則為散文〈游吳紀程〉，紀錄港滬商情，議論縱橫，且能指出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的癥結所在。

<sup>28</sup> 陳步墀：《繡詩樓詩二集》(《繡詩樓叢書》第十種，香港，1912年)。

<sup>29</sup> 潘飛聲：《南船北轍錄》，轉引自《繡詩樓詩二集》所錄詩話。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期乃陳步墀絲竹中年的作品，包括《茅茨集》、《宋臺集》兩集，<sup>30</sup>均用地名命意，前者喻心靈的歸宿，後者則寓亡國之痛，一內一外，相互補足，深具象徵意義。辛亥以後，陳步墀四載無詩。1915年遷居山上，約當今灣仔春園街半山堅尼地道附近，署所居曰茅茨。《茅茨集》中寫的雖然仍是日常生活及題贈唱酬之什，但也帶有濃厚的避世意味。其中〈茅茨雜詠〉七絕十首可為代表，蜂蝶無爭，心情恬淡，今錄五首。

蕭疏籬落不禁寒。補屋牽蘿得靜觀。愛誦道人姜白石，可憐垂老客長安。  
五柳門邊處士家。恍然陶宅是非耶。山人輸與無僮僕，只藉垂楊掃落花。  
竹裏移春暗度香。風光更好半閒堂。前川歷歷明如畫，幾點晴山帶夕陽。  
濃陰鎮日涼如水，可著羊裘六月天。蜂蝶紛紛不飛過，恐擾幽人自在眠。  
渭樹江雲隔萬重。海天何處覓孤蹤。中原一髮青山外，指點蒼茫赤柱峰。

《宋臺集》詠史寄意，愴懷君國，感慨興亡，自然更具深刻的象徵意義了。1916年〈秋日同姚俊卿、張輝庭諸子重登宋王臺，用輝庭韻〉七律兩首云：

重來憑眺又銷魂。濤撼邊城夕照村。尚有高臺徵往宋，更無餘地弔亡元。  
愁生國步艱難際，望斷崖山上下門。我欲牢騷問天帝，泛槎直到紫薇垣。  
不見畸人郭橐駝。尚留名士渡江多。招尋稚子同仙侶，踏破寒煙上翠蘿。  
片石蒼涼餘帝業，一年容易又秋過。從知古恨如今恨，便把長河作淚河。

姚俊卿即姚筠(1841-1927)，張輝庭即張德炳，當日同登宋王臺弔古。國步艱難，殘山賸水，眼前完全是一片荒蕪的景象，陳步墀長歌當哭，其實乃是摹寫心境。此外1918年戊午年元月十六日〈弔香江馬場之災〉七絕四首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

焚廡傷心古所知。不圖浩劫到今時。憑欄歌泣無端淚，灑向人間唱竹枝。  
地震才驚落羽毛〔元月初三〕。天心示警凜寒刀。如何玉石同萌孽，燒盡牛山濯濯高。

春入連天不雨雷。祝融為患旱為災。可憐士女如雲去，為鬥繁華寂寞回。  
浩浩平沙黯黯天。戰場弔古有文傳。河山縹緲無亭長，愁絕招魂落照邊。

詩中其一焚廡用《論語》問人不問馬故事。其二指出正月初三剛有地震，天心叵測。其三寫天氣乾旱，士女如雲而去寂寞回，表示枉死。其四仿〈弔古戰場文〉哭祭新鬼。1845年，香港政府在黃泥涌村開闢跑馬地，1848年建成。過去馬場分兩種看臺，洋人用的是由三合土建造的，華人用的則由竹棚搭建，自是種族隔離政策所

<sup>30</sup> 陳步墀：《茅茨集》（《繡詩樓叢書》第十七種，香港，1915年）；陳步墀：《宋臺集》（《繡詩樓叢書》第二十一種，香港，1918年）。

致。1918年2月26日農曆新年期間，馬季新年度開鑼的第二天，也是一年一度的周年大賽。當時華人看臺人山人海，突然不勝負荷，塌了下來；竹棚下有許多熟食檔，乾柴烈火，也就燒了起來。結果燒死六百多人，成為香港賽馬史上最大的慘劇。據說事後清理現場，竟然還檢獲幾籬金飾，香港馬迷的富有，令人吃驚。此組作品雖是紀實之作，但卻有「天心示警」的喻意，事實上陳步墀著重刻劃的是一份悲情，天下事不由人意安排，顯得無奈。馬場火災象徵繁華的消逝，與宋皇臺的悲情感覺也就不期然的疊合為一了。

晚年陳步墀詩作漸少，而且減少應酬，除了家人以外，相熟的朋友所剩無多，詩情冷落。《寒木春華齋詩》多屬二十年代的舊作，但要到三十年代才能出版。<sup>31</sup>過去陳步墀交遊廣闊，廣邀題詠，例如《繡詩樓詩》有韓希琦、陳啟輝、馬駿聲三序，復有謝英伯、潘飛聲、蕭頌常、梁濟、蕭漢傑、楊其光、陳啟輝、黃映奎(1855-1929)八篇題詞。《繡詩樓二集》則有蕭頌常、吳道鎔、沈紹梅等三序；題詞者湯壽潛(1857-1917)、李經羲、王蘊章(1884-1942)、楊顯範、陳炳業、馬徵祥、蘇紹瑗、胡禮垣(1847-1916)、王錫侯、周之相、尹沛霖等十一篇，排山倒海而來，十分熱鬧，喜歡別人的揄揚，以多為勝。其後各集則減少序跋及題詞，《寒木春華齋詩》除了溫肅的題詞及宋寶瓊的後記外，其他友人的作品未見載錄。此外，詩集中有兩首集杜的作品〈張雲飛先生以畫索題，集杜應之〉及〈集杜題林芷湘孝廉其芳六十玉照〉，追懷盛世，感慨今昔，自然容易將杜詩引為同調了。又〈感懷〉五古十首，其一云：

游魚日在水，亦知水中樂。飛鳥翔九天，亦知風是託。人生天地間，溫飽不為薄。戴天不知高，履地不知博。貴極求神仙，富極愈險惡。營營戚戚中，真性日剝削。既得復患失，無地可容腳。不如聽我言，美酒聊共酌。俯視躍淵魚，仰觀入雲鶴。

其三云：

雞犬口腹驅，戀主難終身。儒生貴謀道，豈能從他人。我行馬蹄北，茫茫采薇客。我行馬蹄南，杳杳謝枋得。世界亂無象，鳴吠不明白。願言適樂郊，或居九夷國。九夷尚有君，萬里猶比鄰。去去莫復陳，客子情苦辛。

諸詩表明心跡，憂患日深，例如「真性日剝削」、「世界亂無象」等句，都寫出了個人的世界觀，嚴厲地批評現實的社會人事。

<sup>31</sup> 陳步墀：《寒木春華齋詩》。此集有溫肅題詞，其四云：「把卷更增思舊痛，春風無復入文良。」哀悼陳伯陶逝世。又陳步墀〈溫毅夫、賴煥文兩太史撰書《週伍西阡記》題後〉一詩，均當為三十年代繼室李氏卒後之作。

《有光集》尚友古人，探索古道幽光，惟以文天祥(1236–1283)自勉，甘願以死明志，潔身自愛。<sup>32</sup>此集沒有序跋，其前題詞一首：

沈沈大地沮洳場。已無安樂水雲鄉。風簷展書不得讀，古道空憶文天祥。  
嗟哉運厄遘陽九。世事倒顛何不有。萬古填胸無限愁，百神在天如醉酒。  
年來放筆學高歌。壯志銷沈可奈何。不肯低頭與失足，白堅任爾涅還磨。  
我聞士先器識後文藝。松柏不凋閱寒歲。空山無人杜若春，嘉名肇錫從天帝。  
人間動作亦云雅。誰是有光如君者。

此詩感慨時局，一片灰暗。詩中「嗟哉運厄遘陽九，世事顛倒何不有。萬古填胸無限愁，百神在天如醉酒」云云，表現激憤。末句「有光如君」，寫出對文天祥的景仰之意，自有託寓。又在〈題素綯小照〉七絕兩首云：

恰似錢塘女素嫻。春蛾淡掃月雙彎。問渠那得明如許，照到人間謝疊山。  
疊山講學艱難日，曾見曹娥江上碑。誰是外孫誰幼婦，任人巾幗認鬚眉。

素綯即巫采蘭，從陳步墀學詩，聰慧嫻雅，格調清新。著《素綯集》，編入《繡詩樓叢書》第三十四種。詩中兩次提到謝疊山，即謝枋得(1226–1289)，宋亡隱居閩中，餓死不仕。著《文章軌範》、《疊山集》。陳步墀亦抱亡國之痛，故一再以疊山自況。

陳步墀晚年友人更少，《有光集》中及見者僅有溫丹銘、邱煒菱(1874–1941)、賴際熙、宋寶瓊、溫肅、沈秉剛等，多寫生活細節，題材日漸枯竭。陳步墀早年即好集唐、集句、集時人句、集杜之作，晚年變本加厲，進而有集蘇、集韓、集黃山谷句(例如「萬事當觀失意時，摩挲石刻鬢成絲」)等作品。此外又有詠〈李白〉、〈杜甫〉、〈韓愈〉、〈蘇軾〉「是非顛倒千古有，未若元祐前朝碑」、〈黃庭堅〉「天既生材復困材，先生潦倒何曾哀」、〈陳恭尹〉「平生大義鬱成詩，操心慮患玉成時」等詩，借古諷今，議論世情，形成憤懣的感覺。其他「吞聲哭子奈余何，近來涕淚何其多」(〈哭陳雲秋法部景仁潮安〉)、「書者誠難贈更難，我心已當廣陵散」(〈邱君菽園贈鍾西耘侍御德祥法書冊子〉)、「年年老物誰相惜，處處新愁託酒杯」(〈寒食日懷溫五〉)等句，參透世情，語多沈痛，大抵都足以反映思想發展的軌跡。此外〈賴荔垞太史贈羅浮藤杖〉一詩也值得注意，詩云：

名山草木無不有。故人知我將黃耆。一杖攜來錫懶殘，百朋未足喻深厚。  
自從六十思耳順，龍鍾跨步何能健。有石終防下井投，無錢安得將裘換。  
人情至薄如履冰。顛危誰與惜飄零。感君早有扶持意，珍重貽我羅浮藤。  
羅浮主持君入定。一聲木鐸一聲磬。當今夷倭目無人，我欲借茲叩其脛。

<sup>32</sup> 陳步墀：《有光集》(《繡詩樓叢書》第三十六種，香港，1934年)。

此詩大約寫於1934年逝世之前。面對日本侵華，步步進逼，目中無人，不禁悲從中來，陳步墀也不能不借羅浮藤杖來痛擊夷倭了。詩人一生纏綿故君，但溥儀卻依附日本軍閥，與民為敵，在大是大非面前，自然甚感痛心了。所以陳步墀最終也寫下了反日的詩句，雖說是遲來的覺醒，可並沒有執迷不悟。

### 陳步墀及其《繡詩樓詩》的歷史定位

繡詩樓主人陳步墀是香港著名的儒商，曾經出任保良局總理，主持賑災救濟的工作。同時也是一位詩人，遍交海內外遺民名士，出版詩集六種、詞集兩種、文集一種，著作弘富。而且刻成《繡詩樓叢書》三十六種，保存國粹，貢獻至鉅。可是身後蕭條，聲名不彰，叢書散佚殆盡，知者亦少，這只能說是時代的不幸。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 一、陳步墀身歷改朝換代的滄桑巨變，辛亥革命時四十二歲，雖未入仕，卻以清室的遺民自居，眷懷故主。加上商人的保守個性，很多觀念一時間難以調整過來。在餘生的日子裏，他只能說是時代的落伍者，與時代格格不入，安於市隱，能了解他的人並不多，而且各為其主，他可不一定需要別人的同情。
- 二、陳步墀幼攻舉業，可惜屢試不中，仕途坎坷。三十歲時來港營商，幸得父兄餘蔭，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心中似乎仍是以讀書為尚，營商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而已。香港在異族的管治下，與中國的政情不同，可以避開很多政治的噪音，增加了多元文化發展的空間。《繡詩樓叢書》保存國粹，符合少數遺老的品味，可惜卻與廣大的市民脫節，時移世易，以致未能引起任何回響。
- 三、新文學發展迅速，暢銷書亦多，白話逐漸取代言文，逐漸成為主流。傳統詩詞日漸式微，後繼乏力。後來整理香港文學的人，著眼點都在白話文學，傳統詩文束諸高閣，只能成為小眾的珍玩，自生自滅。陳步墀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精神可嘉，其情可憫。《繡詩樓叢書》雖能勉強出版，最終並不能進入廣大讀者的市場，只能在少數人手上流傳，不容易保存。陳步墀雖然具有商業眼光，可他的事業並沒有按市場的規律運作，可見文化的價值遠遠凌駕於商業利益之上。戰時逃避戰火，戰後百廢具興，未幾又忙於改朝換代，人人自顧不暇，《繡詩樓叢書》迅速散佚自是意料中事了。

基於以上三點原因，陳步墀想以個人的力量改變時代前進的軌跡，當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奢求太過，《繡詩樓叢書》其實可以反映孤臣孽子的一番苦心，延續文化上的一些理想。香港是一個步入現代又奉行多元的社會，文學更不應受意識形態的限制，畫地為牢。陳步墀生而為清人，主要生活於光、宣之際，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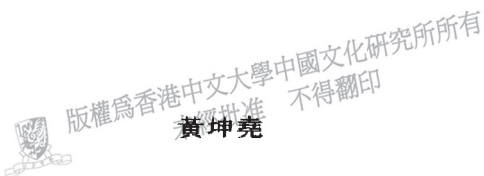
二歲才改朝換代，我們自然要尊重他個人的抉擇。忠於故君，其實也就是忠於自我，不見得是壞事。此外，他從三十歲起長期在香港營商，以至病逝，他的詩詞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完成的，甚至跟清末民初香港的文化環境息息相關。因此，繡詩樓詩詞質高量多，這不單是晚清文學的延續，同時更是研究香港歷史、文化、社會、文學的第一手材料，值得開發。過去寫過陳步墀的不多，大抵只有黎晉偉〈陳步墀與《繡詩樓叢書》〉、<sup>33</sup> 關志昌〈陳步墀〉、陳由亮〈名士陳步墀〉、陳作暢〈陳步墀編著的《繡詩樓叢書》書目〉等，<sup>34</sup> 除了介紹陳步墀的為人及《繡書樓叢書》之外，幾乎都不談文學。其他評文學的人則侈談繡詩救災的佳話，亦多與文學無涉。

關於陳步墀的詩作，主要是善學唐人，尤善於仿效杜甫多變的氣格，雄健與情韻兼勝，才子佳人，風流自賞。此外，他又頗能在香港開放的大氣候中，吸收新文化，反映新事物，語言淺易，貼近生活。早年棄仕從商，頗能擺脫傳統的束縛，意氣飛揚，節奏明快，其實更是充滿前進的動力。而這些基本上都是延續清末粵詩發展的情勢，兼采黃遵憲、潘飛聲、邱逢甲、黃節諸家的優點，多寫七古、七律和七絕，淋漓盡致，以氣韻勝。國變以後與一班晚清遺老為伍，例如陳伯陶、賴際熙、溫肅等，苦吟哀怨，感慨蒼涼，惟以歲寒松柏自許，漸趨保守，困於一種精神假象之中，完全看不到前景，懷古傷今，欲振乏力，詩只是生活上一些點綴而已，漸顯蒼白和貧血，甚至陷入一種絕望的境界。加以人屆暮年，友朋星散，除了嘲弄人生，鞭笞現實，慢慢也就氣衰力弱，再也不能回應這個迅速多變的世界了，說來未免可悲。不過，這些都是作者至情至性的表現，忠於自我，沒有弄虛作假，可以塑成永恆的形象，值得我們尊重。

陳步墀詩詞八集，廣邀題詠，早期序跋及題詞均多，甚至大量附載唱酬之作，約有52人，得題133首，合計227首。其中蕭頊常一錄8首、10首、15首之多，共52首；依次為劉景棠(1887-1963)16首、姚筠13首、潘飛聲10首、陸廷昌(1861-1938)10首、梁清9首等，因此構建了一個十分龐大的交遊網絡。這些作品詩、詞、古文、駢文、函札、詩話兼備，搖曳多姿。有些作者尚未結集出版，因此得以附見於繡詩樓各集而流傳。有些雖已結集，但仍足供輯佚之用，例如蕭頊常、劉景棠、潘飛聲、黃節等。有些固已收錄於本集之中，但仍有前後期的版本異文可供校勘之用，例如邱逢甲。作者依筆畫為序，有尹沛霖、王為幹、王運嘉(?-1915)、王錫侯、王蘊章、吳道鎔、宋彥成、宋寶璵、李玉芝、李經義、沈秉炎、沈敦和

<sup>33</sup> 黎晉偉(1917-1997)：〈陳步墀與《繡詩樓叢書》〉，載《廣東文獻》(臺北)2卷4期(1972年)，頁110-13；又載《華學月刊》(臺北：中華學術院國際華學會議秘書處)第十三期(1973年)，頁8-12。

<sup>34</sup> 陳由亮、陳作暢二文載《澄海文史資料》第十六輯(1997年10月)，頁85-91。



(1865-1920)、周之相、林輅存、邱逢甲、邱煒菱、姚筠、胡禮垣、馬徵祥、馬駿聲、張德炳、張學華(1863-1951)、梁濟、梁麟章(1856-?)、盛景璿(1880-1929)、陳伯陶、陳炳業、陳啟輝、陸廷昌、湯壽潛、馮玉森、馮漢(1875-1950)、馮駿、黃必成、黃映奎、黃節、楊其光、楊顯範、溫肅、瑞誥、劉景棠、潘飛聲、蔡有守、蕭頌常、蕭漢傑、賴際熙、鮑恢、龍朝翊、謝英伯、韓希琦、羅錦澤(1885-?)、蘇紹瑗。古光片羽，彌覺可貴。參見附錄二。

### 附錄一：《繡詩樓叢書》總目

0. 陳步墀：《廣東恩貢卷：宣統己酉科》(1909)
1. 陳廷光(1672-1757)、陳士鑛、陳多緣、許之珽：《四先生詩存》(宣統元年繡詩樓鐫，1909)
2. 王景仁：《小輞川詩集》(宣統元年，1909)
3. 陳步墀：《繡詩樓詩》(歲在己酉鐫於羊城，1909)
4. 陳步墀：《雙溪詞》(宣統元年，1909)
- 5-8. 楊其光：《花笑樓詞四種》(《花笑詞》、《歸夢醒餘》、《華月詞》、《錦瑟哀辭》，宣統元年，1909)
9. 黃培芳(1779-1859)：《粵嶽草堂詩話》(宣統二年，1910；刊入管林標點：《黃培芳詩話三種》，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
10. 陳步墀：《繡詩樓詩二集》(壬子，1912)
11. 陳步墀：《十萬金鈴館詞》(甲寅，1914)
12. 屈大均(1630-1696)、陳恭允(1631-1700)、梁佩蘭(1630-1705)：《嶺南三先生書》(《遺翰二種》，壬子癸丑，1912-13)
13. 蕭頌常：《避愚墨妙》(《遺翰二種》，壬子癸丑，1912-13)
14. 江孝子詩集<sup>35</sup>
15. 居溥：《居少楠先生遺稿》(甲寅，1914)
16. 陳步墀編：《卅家尺素》(1914)
17. 陳步墀：《茅茨集》(乙卯，1915)
18. 陳步墀編：《尺素續編》(1916)
19. 蕭頌常：《鐵帚集》(丙辰，1916)
20. 蕭頌常：《海聲——蕭伯瑤先生遺稿》(丙辰，1916)

<sup>35</sup> 溫肅〈致陳子丹函〉(1914年農曆十月六日)云：「此事與兄為江孝子刻詩集正同一用意也。」或即此本，惜未見。參陳步墀(編)：《尺素續編》(繡詩樓叢書第十八種，香港，1916年)。



21. 陳步墀：《宋臺集》(戊午，1918)
22. 陳步墀：《半讀堂文存》(己未，1919)
23. 陳步墀編：《尺素三編》(1919)
24. 陳步墀編：《歲寒堂壽言》(庚申，1920)
- 25.
26. 許振：《淵源集》(1920)
- 27.
28. 陳廷光編、陳步墀纂修：《陳氏族譜》(庚申，1920)
29. 劉景堂(1887-1963)：《心影詞》(庚申序，1920)<sup>36</sup>
30. 陳步墀：《寒木春華齋詩》(1932)<sup>37</sup>
31. 陳步墀編：《劉太夫人榮哀錄》(癸亥溫肅跋，1923)
32. 溫肅：《週伍西阡記》(辛未，1932)
33. 陳用中、陳由勤：《課孫草》(1933)
34. 巫采蘭：《素絢集》(癸酉四月，1933)
35. 鍾德祥(1835?-1905?)：《鍾西耘太史書》(癸酉冬仲，1933)
36. 陳步墀：《有光集》(甲戌，1934)

## 附錄二：繡詩樓詩詞載錄諸家作品檢索

詩集代號，小數點後代表卷次。1.《繡詩樓詩》、2.《繡詩樓詩二集》、3.《茅茨集》、4.《宋臺集》、5.《寒木春華齋詩》、6.《有光集》、7.《雙溪詞》、8.《十萬金鈴館詞》

- 尹沛霖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王為幹 奉贈子丹先生2.1
- 王為幹 誦林景商〈題繡詩樓詩卷〉，疊韻奉和，再柬子丹先生2.1
- 王運嘉 王湘綺先生宴集詩社，即席賦贈3.2
- 王運嘉 漢口詩社徵詠〔二首〕3.2
- 王錫侯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王蘊章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吳道鎔 繡詩樓詩二集序2

<sup>36</sup> 溫肅〈題劉伯端心影詞〉編於《槩庵詩集》丙寅(1926)年後，參《溫文節公集》，頁276。

<sup>37</sup> 溫肅〈題寒木春華齋詩集四首〉編於1931年稿後，參《溫文節公集》，頁285。詩中有「把卷更增思舊痛，春風無復入文良」句，可知必作於陳伯陶卒後。又有「試把週阡諸什誦，感人端不在多言」句，或更作於1932年後。

- 宋彥成 次韻寄和1.5
- 宋寶瓊 寒木春華齋詩跋(附詩)5
- 李玉芝 次韻奉和1.3
- 李經義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沈秉炎 沈紹梅先生書2
- 沈敦和 中國古蹟名勝圖題贈東瀛2.3
- 周之相 酌題紅室即席詩(三首)(附見於明月生南浦詞序)7.3
- 周之相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林輅存 「繡詩樓吟卷」題後2.1
- 邱逢甲 南園感事詩有序(五首)1.5
- 邱逢甲 贈諸女士1.3
- 邱煒菱 贈陳子丹，即以奉懷2.1
- 姚 筠 子丹先生屬題史郎小影，即請哂政(二首)4.2
- 姚 筠 戊午中秋曾園拍照，陳君子丹屬題(二首)4.2
- 姚 筠 宋王臺(二首)4.2
- 姚 筠 和張君輝廷遊宋王臺并次原韻錄呈子丹先生郢政(二首)4.2
- 姚 筠 奉和賜章並次原韻錄請子丹先生郢政(二首)4.2
- 姚 筠 昨承招游茅茨，瀟灑絕塵，不意港中有此清涼世界，率成一律，以誌欣幸，錄請郢正4.2
- 姚 筠 醉歌行4.2
- 姚 筠 題觀漁幅4.2
- 胡禮垣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馬徵祥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馬駿聲 繡詩樓詩序1
- 馬駿聲 贈陳子丹1.4
- 張德炳 宋臺懷古(二首)4.2
- 張德炳 秋日陳子丹招同姚嶰雪、曾兆榮泛舟至九龍，遊宋王臺，歸飲曾氏別業4.2
- 張德炳 陪姚嶰雪丈訪雲僧茅茨，題贈主人4.2
- 張德炳 題江南史海嘯君小影(二首)4.2
- 張學華 茅茨集序3
- 張學華 繡詩樓詩二集跋2.3
- 梁 涓 〈救命詞〉跋1.2
- 梁 涓 子丹先生承舉為香港實業團赴東洋考察商務兼報聘。先生大才，為眾推重，此行當為實業前途放一異彩也。敬為長句，以送其行2.3
- 梁 涓 再疊前韻1.4

- 梁 涇 次韻奉和1.1
- 梁 涇 次韻奉和1.1
- 梁 涇 送子丹歸里2.1
- 梁 涇 聞雲僧結茅山畔，賦此寄之3.2
- 梁 涇 繡詩樓詩題詞1
- 梁 涇 贈陳子丹1.4
- 梁麟章 讀王子良、陳子丹、林景商三君繡詩樓唱和諸作，即次元韻2.1
- 盛景璿 虞美人·雙溪詞題詞7
- 陳伯陶 庚戌二月入都，道出香江，過子丹賢弟繡詩樓因題(二首)2.1
- 陳伯陶 侯王廟碑4.2
- 陳炳業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陳啟輝 次韻奉和1.4
- 陳啟輝 繡詩樓詩序1
- 陳啟輝 繡詩樓詩題詞1
- 陸廷昌 茅茨雜詠，即柬雲僧(十首)3.2
- 湯壽潛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馮玉森 雲僧招飲茅茨，席間口占3.2
- 馮玉森 聞雲僧結茅山畔，賦此寄之(四首)3.2
- 馮 漢 雲僧招飲茅茨，席間口占3.2
- 馮 漢 聞雲僧結茅山畔，賦此寄之(二首)3.2
- 馮 駿 奉和子丹先生原均，即希政之2.1
- 黃必成 次韻寄和1.1
- 黃映奎 和詩一首(附見蝶戀花詞序)7.1
- 黃映奎 繡詩樓詩題詞1
- 黃映奎 雙溪詞序7
- 黃 節 題陳子丹香潭訪陸圖(二首)1.4
- 楊其光 春暮遊宋王臺(二首)4.2
- 楊其光 買陂塘[摸魚兒]·雙溪詞題詞7
- 楊其光 繡詩樓詩題詞1
- 楊其光 題「明妃圖」7.1
- 楊其光 贈陳子丹1.4
- 楊其光 贈陳子丹7.1
- 楊顯範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2
- 溫 肅 十萬金鈴館詞題辭8
- 溫 肅 寒木春華齋詩題詞(四首)5
- 瑞 誥 〈金縷曲〉賦贈，即乞拍正8.1

- 瑞 誥 子丹仁兄寄〈蝶戀花〉二闕見示，倚而和之8.1
- 瑞 誥 子丹詩兄以所著詩詞見貺，詩以報之，不自知其牢騷也，幸有以教我(二首) 2.1
- 劉景棠 大江東去〔念奴嬌〕8.2
- 劉景棠 子丹先生以詞寄示，依韻和之8.2
- 劉景棠 紅葉(四首) 3.2
- 劉景棠 浣溪沙附原作(二首) 8.2
- 劉景棠 雲僧四十五歲之象8
- 劉景棠 雲僧招飲茅茨，席間口占3.2
- 劉景棠 滿江紅8.2
- 劉景棠 聞雲僧結茅山畔，賦此寄之(二首) 3.2
- 劉景棠 蝶戀花8.2
- 劉景棠 謝雲僧贈葫蘆 進退格 3.2
- 劉景棠 懷金陵3.2
- 潘飛聲 〈救命詞〉序1.2
- 潘飛聲 次韻奉和1.1
- 潘飛聲 次韻奉和1.1
- 潘飛聲 次韻奉和1.1
- 潘飛聲 京華寄懷子丹、墨仙、又農2.1
- 潘飛聲 和陳子丹1.3
- 潘飛聲 柳梢青·雙溪詞題詞7
- 潘飛聲 送陳子丹先生歸粵2.3
- 潘飛聲 繡詩樓詩題詞1
- 潘飛聲 贈陳子丹1.1
- 蔡有守 贈陳子丹(二首) 1.4
- 蕭頊常 子丹冬夜邀酌，歸途口占2.1
- 蕭頊常 子丹先生〈茅茨雜詠〉次韻奉和(十首) 3.2
- 蕭頊常 己酉冬承子丹先生招同竹朋合拍小影，因賦長歌一篇，以記鴻雪2.1
- 蕭頊常 奉和拜題陳獨漉先生遺像原韻8.2
- 蕭頊常 奉和拜題陳巖野先生遺像原韻8.2
- 蕭頊常 唐伯虎「曲水流觴圖」為陳子丹題3.2
- 蕭頊常 寄陳子丹(二首) 1.5
- 蕭頊常 寄懷陳子丹香海(八首) 3.2
- 蕭頊常 遊潮郡山林十首，次杜〈遊何將軍山林〉詩韻1.5
- 蕭頊常 繡詩樓詩二集序2
- 蕭頊常 繡詩樓詩題詞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陳步墀《繡詩樓詩》研究

237

- 蕭頌常 雙溪詞題詞(十五首) 7
- 蕭漢傑 《小輞川集》題詞并寄子丹 1.5
- 蕭漢傑 繡詩樓詩題詞 1
- 蕭漢傑 題子丹、伯瑤與余合拍小照 2.1
- 賴際熙 登宋王臺作(二首) 4.2
- 賴際熙 暢齋室圖 4.2
- 賴際熙 繡詩樓詩二集跋 2.3
- 賴際熙 觀漁圖 4.2
- 鮑恢 香江喜晤子丹觀察，俚句奉教，攜布鼓而過雷門，是亦妄人也已(二首)  
3.2
- 龍朝翊 留別澄邁四律 1.5
- 龍朝翊 答陳子丹即送其行(四首) 2.1
- 謝英伯 友人招飲樂陶陶酒家讀雙溪壁間詞，慨然有作(二首) 2.1
- 謝英伯 次韻寄和(二首) 1.4
- 謝英伯 黃金縷〔蝶戀花〕·雙溪詞題詞 7
- 謝英伯 繡詩樓詩題詞 1
- 韓希琦 宋臺集序 4
- 韓希琦 繡詩樓詩序 1
- 韓希琦 贈陳子丹(二首) 1.4
- 羅錦澤 雲僧招飲茅茨，席間口占(二首) 3.2
- 羅錦澤 聞雲僧結茅山畔，賦此寄之(二首) 3.2
- 蘇紹瑗 繡詩樓詩二集題詞 2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Study of Chen Buchi's *Xiushi Lou Shi*

(A Summary)

Wong Kuan Io

Chen Buchi (1870–1934), alias Zidan, hailed from Raoping, Guangdong. He was a disciple of Chen Botao (1855–1930), and was particularly close to Pan Feisheng (1858–1934), Lai Jixi (1865–1937) and Wen Su (1878–1939), with whom he always communicated through poetry and prose. After repeated failure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he abandoned the effort and forsook classical studies to turn to his family business on rice import in Hong Kong. The business kept on expanding with extraordinary success in Bangkok and Singapore. His dedic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charity led to his appointment as Board Director of Po Leung Kuk. In 1908, a serious flood in Guangdong rendered countless residents homeless, inspiring him to compose thirty poems entitled “Poems to Save Lives.” He cooperated with the female socialites to produce knitting work of his poetry to sell for charity purposes, by which he attracted a great amount of donations. The fame of his studio name “Xiushi Lou,” renamed “Suihan Tang” later on,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beyond. He published thirty-six individual works of *Xiushi Lou congshu*, which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distinctive and rare items of literature written between the end of 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Among them *Xiushi Lou shi*,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Xiushi Lou shi*, *Maoci ji*, *Song Tai ji*, *Hanmu Chunhua Zhai shi* and *You guang ji* are his own collected works. They are rarely known because of the disruption of the chaos of war. His poetry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righteousness and loyalty, aiming at directing the old culture and customs to the proper way, which is also a demonstration of his faith in poetry teachings. He also depicts the current affairs of his time, reflecting the earlier picture of Hong Kong society. The poetry and letters that he wrote to the renowned literati of the time are all precious specimen of Hong Kong’s cultural heritage. In a nutshell, Chen Buchi established himself in the Hong Kong literary arena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hrough his poetic accomplishment and his works deserve closer investigation and appraisal. This essay covers three stages of Chen Buchi’s poetic works; it will include descriptions of the role of realism in the themes and contents and comments on his literary techniques. It intends to arouse the awareness and interest of the readers towards literary compositions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in order that this precious literary heritage would not be amiss to future generations.

